

# 俞鴻鈞智擒俄諜

## 主持市府首得人和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之前，從上海市

府秘書當到上海市長，俞鴻鈞一無奧援，二無關係，三無背景，四無靠山。他既非三考出身，也不會動刀動鎗，所憑恃的僅祇是本身的才華和能力。上無汲引，下乏幹部，因此「官僚」、「政客」之類的名詞永遠無法加到他的身上，即使他往後貴為行政院長，充其量也祇能說他是一位由他自己塑造出來的「標準公務員」。在他的一生之中，首推上海市十年任職最久。十年間他事必躬親，與人為善。整個上海市政府上起秘書長，下至廚司工役，他無不一視同仁，彼此尊重。他的記憶力強，親和力够，對於上海市政府那麼許多同仁，他不但能對每一個人的才幹能力，品格高低銘記於心，瞭若指掌，而且縱使多年不曾一面，再一相見時立刻便能感得出對方的尊諱和諷刺。平時每每利用公餘之暇和同仁們親切交談，閑話家常。更重要的是同仁但有困難，他必定會全心全力的協助解決。北伐以後，上海市政府成立於南京國民政府之前，俞鴻鈞先生於役其間整整十年。而上海市政府最大的特色，便是人人各安於位，人事異動最少。

能使上海市人事上有十年善始善終歷史，其

最大功臣厥為周雅能 and 俞鴻鈞。因為他們在上海市政府先由樞要秘書而市長，正好就是在這十年。

俞鴻鈞善待部屬，相處有如兄弟手足，同時他自己更是毫無官僚氣習。很顯然的，他能使上海市政府這一個機關成為融融洩洩的大家庭，大家庭裏的每一份子，自然對他也有由衷的愛戴與尊敬。淞滬戰起，黃浦灘大難臨頭，戰事持久，百事如麻。上海市政府同仁不忍心看他們這位老長官宵衣旰食，席不暇暖，自然而然的便同心協力，代他分憂解勞。市府人人奮發，個個辛勤，俞鴻鈞憑添倍大助力，於是順利圓滿的達成了這一次最艱鉅的任務。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淞滬會戰中日雙方激戰兩個月零四天後，日軍以其第六、十八、一一四暨國崎支隊合組而成第十軍，由柳川平助中將率領，在杭州灣北岸的全公亭、金山咀等地登陸，迂迴進襲上海地區的右側背。統帥部下令駐浦東的第六十二師（陶廣）、及獨立第四十五旅（張鑾基），還有駐楓涇的第七十九師馳往迎擊。同時還電令第十一預備師（彭善）由蘇嘉織路趕去增援。可是，這四支國軍部隊還沒來得及到達戰場，日軍已經乘機突進。及至雙方交鋒，又以敵軍佔盡優勢，我軍傷亡太重，而使敵軍長驅直入，兵臨松江縣城。

## 王紹齋口述·章君毅執筆

守松江的六十七軍吳克仁部剛剛從河南北部調來，部隊正在集結，被敵軍一陣猛攻，各個擊破。九日，松江發生巷戰，六十七軍一〇八師三二旅旅長劉啓文力戰陣亡，縣城失陷。松江一失，我淞滬方面大受威脅。於是最高統帥部不得不決定全線撤退，轉移兵力於蘇福預備陣線（北起長江南岸、江蘇常熟縣境的福山，向南迤邐而至常熟、崑城湖、蘇州、平望，而至浙江嘉興）。延到同月十二日，上海南市的國軍奉命後撤，大上海自此淪於日軍之手。

## 上海撤守猶有佈置

上海撤退前夕，兵荒馬亂，全市騷然。幾乎所有的政府機關全已撤離，上海市政府的同仁，也已在俞鴻鈞的妥善安排之下分別疏散竣事。唯獨俞鴻鈞和市府秘書兼科長王紹齋等人，却仍繼續留守，兼理內外要務。就俞鴻鈞本人表面上的說法：他之所以遲遲未即撤走，是因為他還沒有接獲中央指示。實際上，他却是一以基於熱烈的愛國精神，一以基於愛民如子的人道立場，方始使他甘冒身家性命的危險，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聲中，一連辦了兩件驚天動地，但却一向罕為人知的大事。

一是致力於確保由他費盡心機，多方努力所

建立的情報系統，經過他周密的部署，在上海租界租了兩三幢公寓，設置了一處秘密機關。起先，他準備由他自己化裝易服，改名換姓，潛居租界留在上海親自主持。及至他奉命離滬，方始委由他最所親信的秘書王紹齋繼續執行任務。王紹齋化名王魯，在上海淪陷期間，迭曾搜集重要情報轉呈中央，俞鴻鈞所建立的這一個情報網，曾經發揮很大的作用，立下了無數功勳。活躍了兩年以後，汪逆精衛的爪牙到達京滬，方始因王紹齋備受敵偽兩方注目，目標日益顯著，為情勢所迫而由俞鴻鈞下令撤離潛赴香港。但是在王紹齋離滬以後，這一個情報網仍然活躍如故。直到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佔法租界，機關整個暴露，方始由日方破獲，釀成轟動一時的「王魯間諜案」事件。工作人員周松鶴、周國屏同時被捕，王紹齋所有強華針織廠亦被查封沒收。日方正待追查，後由有關方面迅速施予營救保釋。俞鴻鈞留在上海的公私財物，則由日方全部沒收。斯時也，已經是上海淪陷以後的第四年了。

其二，則為上海撤退前夕，防守南市的軍警團隊約有四萬餘人，自南市緊急撤退，一湧而入上海法租界。上海法租界的軍警却先已奉命加以阻截，華法交界各路口法軍荷鎗實彈，如臨大敵。通衢要道一概架起了倍於人身的鐵絲網，這四萬餘名華籍軍警後有追兵，前臨阻截，幾於上天無門，入地無路。便在這間不容髮的緊急關頭，唯有上海市政府早已停止辦公的上海市長俞鴻鈞，仗義勇為挺身而出，親目和法租界當局提出交

涉，憑其個人聲望以及他和法租界當局的良好關係，終於說服對方，讓這四萬餘名國軍、警察退入法租界，唯一的條件是由我方負責供應這四萬多人的伙食費。交涉有成，法方開放閘門，四萬餘名絕處逢生的軍警一聲歡呼，蜂擁而入。——俞鴻鈞斯舉無異救了四萬餘名軍警的性命。

往後縱使上海市政府實際上已不存在，俞鴻鈞本人也由上海南下香港，西行入川。但是他仍然恪守諾言，命秘書王紹齋留滬代為負責，使這四萬餘人的伙食費一連四年供應無缺，直到法軍撤退日軍進佔租界為止。

俞鴻鈞臨行之前所畀予王紹齋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尤在代表中央與上海金融工商各界人士保持連繫，轉達中央政令，並且經常發動上海陷區市民出錢出力支援抗戰。在這一方面他獲致了莫大的成就，然而種子發芽，開花結果，却已在他榮任財政部長以後了。

### 法租界內智擒俄諜

當年法租界警務當局對於中國的抗戰十分同情，王紹齋在法租界蛰居兩年中，他們曾盡力保護。是時王紹齋在法租界的活動，日軍當局極為注意，曾迭次向法租界當局抗議，法方均不予置理。王紹齋有一次曾與法警務處合作，解決了一個俄籍間諜活動，緣法租界內居住有白俄人甚多，內中亦潛伏有赤俄份子，於是日人利用金錢收買這些份子，偵查我方工作人員在法租界內的動態，日方得情報後，即向法租界提出要求，使租界當局覺得很頭痛。當時有一俄人名叫哥老夫（

是真名或假名不得而知），住在法租界內，專做這種情報工作，法租界當局曾屢次將他捉住驅逐出界，但他却在晚間又潛回，因法租界與公共租界只以一條愛多亞路分界，中間路路相通並無分隔，使法租界當局殊覺棘手。於是法租界警務處長白朗士和政治部部長饒伯澤（均法人）就商於俞鴻鈞的駐滬代表王紹齋，有無辦法將此俄人送入內地懲辦，以絕後患。俞鴻鈞便指示王紹齋即建議把此俄諜送上開往溫州的輪船，他將通知溫州警備司令部將他扣押，白、饒等人認為此法妙極。是時有一永生輪掛希臘國旗，每星期往來上海與溫州之間，它的碼頭就在法租界。前項辦法商定後，王紹齋即用上海市政府正式公函，派一名忠實工友楊友龍，將公文縫入棉襖內，先一星期乘永生輪赴溫州投遞公文，洽妥後乘原輪回滬，即通知法租界警務處。法警務處即待永生輪將開船時一剎那，將俄諜哥老夫送上該輪，輪船立即開動離開碼頭，使俄諜無法逃離。該輪到達溫州港口時，日方始行發覺，曾用無線電通知該輪回航，但該輪不知情由，仍照常開進了溫州港碼頭。到時碼頭上軍警密佈，立即有軍警上船，將俄諜押走，因船上只有他一個外國人，很容易認出，後聞此諜被解往漢口處決。而永生輪回航到達吳淞口時，即被日軍方扣留，旋被沒收，停於吳淞口作駐軍檢查站。雖經希臘領事館提出抗議擬收回，日方亦置之不理。不幸在勝利前夕，被美軍飛機炸中，一半沉入海中。永生輪原係溫州商人阮叔穎所有，阮與王紹齋係舊友，王紹齋事後始終不敢將內情告知，為了國家，害了朋友，

祇有內心抱歉而已。但他因此幫助法租界解決了  
一大困難。

### 惜別上海晉謁領袖

俞鴻鈞正在上海淪陷前後多方有所部署，當時的風聲已經非常之緊，他甚至於接獲一連幾起密報，日方正積極進行陰謀劫持他，而且很快的就要採取行動。幸當時他早已先行遷居法租界，多半是中央方面也得到了同樣的消息，於是，由蔣委員長親自致電俞鴻鈞，命他立即赴漢口一行。俞鴻鈞這才摒擋一切，將未完成的任務鄭重託付王紹齋。而在日軍進陷上海，鐵騎縱橫聲中，經過法租界當局的周密安排，輕車簡從，由法租界搭乘一艘法軍汽艇，渡向法國郵輪，駛往香港，別了他生於斯、長於斯，終而主政於斯，忽忽四十一年之大上海。

俞鴻鈞的一家也先後撤離了上海，附輪抵達香港。一家離別時間雖然不久，然而俞鴻鈞在上海淪陷前後歷盡艱辛，出生入死，滬上故里淪於敵手，因此國難團圓之日，仍然有滄海桑田，如逢隔世之感。他到香港，小留一日便搭機直飛漢口，晉謁蔣委員長。蔣委員長眼見俞鴻鈞業已平安撤離危城，會晤之際，極感欣慰。同時，俞鴻鈞又接獲時任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孔祥熙的一紙委令，派他擔任中央信託局常務理事，並且指定他駐在香港處理公務。

### 中信常董香港小住

中央信託局局長葉琢堂，當時年事已高，又

復體弱多病，經常不能到局治公。在香港的中央信託局，一應日常工作，均由另一位常務理事孔令侃負責主持。孔令侃是孔祥熙的長公子，也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青年有為，鋒芒頗露，處理公務頗有能者多勞，大權獨攬之概。俞鴻鈞備

位常務理事，也可以解釋為備位閑曹的一個掛名差使，級職可大可小，工作若有若無。除了對於淪陷敵手的大上海，有着不盡的倦念與憂思，初到香港的這一段時期，可以說是俞鴻鈞一生之中，唯一的一小段投閒置散，輕鬆自在的時光。因此，他才抽得出一點閑暇，對於大戰期中的避難客居家庭，小作一番安排。由於澳門距離俞家祖先僑寓之地的新會石門鎮，只有一天的行程，親朋故舊，所在多有，他在挈領全家，做了一次故鄉之旅以後，他的母親李太太，便興起了尊龕之思，故里之戀，一再表示要在新會石門定居。

俞鴻鈞肝衝戰局，高瞻遠矚，明知中日大戰必將曠日持久，將來砲火一定會波及廣州一帶，但是他又不願拂逆高堂老母的衷心所願。因此他便和李太太夫人剖析時局，再三婉商，終於由李太太人同意他的一個折衷辦法，在澳門的一座小山坡上，買下一幢精緻的小屋，作為她的晚年頤養之所。一則澳門親友頗多，時相往還，當不寂寞。二則澳門距離石門很近，一天可以打個來回。於是，俞鴻鈞盡出多年積蓄，將那幢小屋買下，李太太夫人不久便搬進那幢小屋裏去，由俞鴻鈞的長妹戴恩榮夫人俞妙貞女士，長期與老人家為伴。祇是李太太人在澳門住了沒有多久，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即因耽於迷信，燒香拜佛，而這

位老太太又過於秉持俞府克勤克儉的家風，吃了不新鮮的祭品，從而吐瀉，竟至不治逝世，享年六十一歲。

### 在港初識乘龍長婿

俞鴻鈞在香港投閒置散，悠然自得其樂，他在九龍太子道二九九號租了一幢房子，由中央信託局配給他一部代步的轎車。無事就在九龍家居，其樂陶陶。有事則搭車渡港，每每總是事畢即回，並不耽擱。一日，他在由香港統一碼頭，渡海到九龍油蔴地的載車渡輪上，因為時值仲夏黃昏，香港天氣燥熱，他便步出轎車來覓欄小立，殊不知竟因而邂逅一位聖約翰大學的後期校友，攀談之餘，欣然應允那位高大健壯，風度翩翩的小朋友之邀，到他所主持的「英文論壇社」去作一次演說。湊巧的是那一天他由長女公子俞筱鈞陪同前往，在香港女青年會演說會場，俞筱鈞和俞鴻鈞新結識的青年朋友繆啓威相見，彼此都留有非常良好的印象。繆啓威是世家子弟，畢業於聖約翰大學經濟系，學以致用的在香港中央銀行有一份高薪優職，亦即當時人所稱羨的「金飯碗」。繆啓威的誠懇篤實，彬彬有禮，使得俞筱鈞頗具好感，兩人不時相借出遊，郎才女貌，珠聯璧合，在香港高級交際場合相當的引人注目，自然而然的雙雙浴於愛河。再加上俞鴻鈞慧眼識人，和繆啓威初相見便對他印象特別的好，俞筱鈞一向非常孝順，處理任何事情每每以父親的意見為依歸。是為俞筱鈞、繆啓威的有緣千里來相會，經過為時頗久的追求，繆啓威終於大願得償，



成爲俞鴻鈞的第一位乘龍快婿。

如所週知，俞鴻鈞一生宦途得意，家庭幸福美滿。唯一的憾事或則在於膝上僅有三女，似難免有伯道無兒之歎。他二十二歲結婚，二十三歲長女俞筱鈞誕生。筱者讀若小，鈞是他自己名字的末一字，以「筱鈞」二字名其長女，隱若可見他是在以長女當作「長子」看待。在俞鴻鈞的三個女兒之中，也以筱鈞自幼及長最爲他所鍾愛。只要遇有機會，父女二人經常出入與共，亦步亦趨。筱鈞初識之無，俞鴻鈞已經是上海市府的第二號人物，每天焚膏繼晷，忙得不可開交，但他仍能盡量抽出時間，經常一襲便服，輕車簡從，攜着筱鈞的小手陪她往遊「明園」，兩父女一道試乘各色各樣的大型兒童玩具。有時候甚至帶她到百戲紛陳的大世界，或者是門庭如市的城隍廟。俞鴻鈞畢生唯一的嗜好是騎馬，他居然也敢把蹣跚學步的筱鈞抱上馬去，父女並轡馳騁，笑聲此起彼應。他甚至給筱鈞訂製騎士服，經常把她帶到虹橋騎馬俱樂部。其後他自己墜馬受傷，折斷臂骨，在軍書旁午之際，每天扶傷上班治公。俞鴻鈞的險遇使他的夫人提高警惕，俞鴻鈞視愛女爲掌上明珠，俞夫人的寵愛尤且更是爲之倍增。從此她將愛女騎乘懸爲厲禁，而且在俞鴻鈞的面前表現過她從所未有的堅持。

及至筱鈞亭亭玉立，出落得雍容華貴，儀態萬千，兩父女在人前雙雙出現，由於俞鴻鈞本人也是雅重儀表，風度翩翩，雖然和筱鈞年齡差距二十三歲，依然經常有人把他們看作兩兄妹。民國四十六年，伊朗國王巴勒維夫婦訪華，由於俞

夫人身體不適，因而以筱鈞小姐權充女主人接待國賓。兩父女和巴勒維夫婦暨隨從人員的一幀合影，即曾引起國內外不明究竟的驚訝與議論，當時到處都有人提出此一疑問：

「怎麼俞鴻鈞的夫人會得這麼年輕?！」

### 筱鈞預感勸息肩任

以俞筱鈞爲例，可知俞鴻鈞是怎樣熱愛他的三個女兒。誠如俞鴻鈞自己所一再強調的：

「開明、溫暖，以身作則誘導自強不息的精神，充份發揮了現代、理想的『爲父之道。』」

俞鴻鈞對女兒的學業，鼓勵多於督責。和他的父親一樣，祖、父、孫三代都特別注重英文一科。但是不論那個女兒上臺發表英文演講，或者表演鋼琴彈奏，他一定抽空親自到場，而美其名「給她精神支持！」俞筱鈞初習國畫，俞鴻鈞便親爲題字，當然這也是「精神支持」之一種。由於俞鴻鈞和他的長女俞筱鈞相知特深，相處彌密，從而俞筱鈞敢於很肯定的說：

「最可貴的是父女之間，有極微妙的默契。無論在思想與感情上，一直都很能溝通。」

爲此，俞筱鈞曾經一個相當奇特的事例，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五月上旬，距離俞鴻鈞猝然病逝尚不及一個月，時在俞鴻鈞辭卸行政院院長專任中央銀行總裁的一年餘後，俞筱鈞自菲律賓返國省親，有一天吃過晚飯，兩父女坐在一燈如豆的大客廳裡，一道欣賞唱機唱奏「彌賽亞」，前後一個多小時，兩父女一直默默無語。然而當時俞筱鈞却「充份的感受到父親當時沉重的

心情，時至今日，記憶猶新。」她還記得當時她情不自禁的劃破了沉寂，提出一項發自肺腑的建議：

「爸爸，放下一切，到馬尼拉去休養一下吧?！」

當時，俞鴻鈞便出之以心照不宣的姿態，一聲苦笑的回答：

「過一陣子再說吧，我現在還不能走呢。」

那一年，是爲俞筱鈞的最後一次省父。——當年，她正僑居菲律賓，每年一趟回國省親，且留住兩月，在父母雙親的膝下承歡。俞鴻鈞還每每惦記愛婿獨居非島諸多不便，但是旋而他又自嘲的一笑，說聲：

「女兒嫁給女婿一輩子，每年陪我兩個月，應該不算過份吧。」

民國四十九年三月中俞筱鈞回國，五月十六日離臺返菲。而半個月以後六月一日，俞鴻鈞即以積勞觸發舊疾，溘然病逝。經啓威、俞筱鈞再度返國，那已經是爲奔喪而來了。

何以得知俞鴻鈞可能頗以伯道無兒爲憾?當俞筱鈞高中畢業，即將報考大學，一時之間無從決定應該選擇那一系。就教於父親時，俞鴻鈞便極力建議她選讀政治系，希望她能追隨自己，矢志從政。甚至不惜以克家子、跨灶兒相期勉。然而他也不時發出喟然長歎，有所感慨的說道：

「唉!假如你是個男孩，我就會對你管教很嚴，會教你很多事情。」

事實上，則俞筱鈞曾不止一次的提過：

「父親已經給了我很多寶貴的教誨，如果我

今天在做人、治學、處事上，尚能差強人意的話，都是他老人家所給予我的影響。」

俞後鈞初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主修政治學，繼在菲律賓亞典羅研究學院讀完教育學碩士學位，最後入菲律賓國立大學，得到哲學博士學位，主修教育心理，副修社會學和臨床心理學，學有所成，現任中國文化大學副校長。中國女性之能榮任大學副校長者，尚以俞後鈞為第一人。

由於俞鴻鈞對於長女公子俞筱鈞的特別鍾愛，據而可知他對愛婿繆啓威的賞識與器重。如所週知，俞鴻鈞一生向以思想新穎，作風開明著稱，為愛女擇婿，在他來說當然是一件大事。但他仍然不至於有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封建落後古老中國世俗所有的門第、財富、年貌……等等陳舊觀念。更何況，俞鴻鈞當初邂逅繆啓威之時，他本人祇是一位下車伊始，便告卸職的上海市長，時正客居香港，備位閑曹。他的飛黃騰達，青雲直上還得等到兩年以後奉召入渝，由財次兼長中央信託局，進而洊升財長，總精圖政。倒是繆啓威英年有為，進入中央銀行比他猶早七年。俞鴻鈞結繆啓威之初，在他來說完全是愛重繆啓威誠懇篤實的為人，以及好學不倦的精神。甚至於還有些是因為繆啓威的英文精湛流暢，出色當行，因而也頗有結為忘年之交的意味。

俞鴻鈞愛重繆啓威，繆啓威則是在他和俞鴻鈞結為忘年之交，交往已久以後，方始漸漸發現俞鴻鈞的持躬處世，踐履篤實，不僅為今世所共仰，抑且是古之罕有，從而使他對俞鴻鈞衷心孺慕，極為傾倒。尤其是俞鴻鈞對他的青眼相加，關

懷愛護無微不至，從而啓發由衷的感激。——曾有一次，繆啓威和友好相約，同赴香港九龍十三哩外的海濱浴場游泳，當時俞鴻鈞在該處租了一間小小的泳棚以作替換衣服之用，事為俞鴻鈞所知，因為泳棚沒有電話，竟親赴浴場吩咐泳棚管理員代為照顧。可是屆期繆啓威因為臨時有事，僅打了個電話給俞鴻鈞，知會一下他將改期前往。事後方知，俞鴻鈞為這一樁區區小事，還曾親自再赴九龍郊外的十三哩浴場一次，關照管理員一聲，免得屆時誤他空等。其為人之週到，治事之精密，不僅當時讓他人空等。其為人之週到，治事之精密，不僅當時令繆啓威深切感動，尚且歷數十年之久，印象猶新。

### 翁婿之間亦師亦友

其後繆啓威和俞筱鈞完成嘉禮，結為一對理想夫妻。繆啓威和俞鴻鈞既有半子之誼，連同俞夫人在內，便對這位乘龍快婿關愛呵護，視如己出。俞鴻鈞尤且和繆啓威成爲關係最密切的翁婿，乃至於了解最深刻的知己。除了公事以外，俞鴻鈞對繆啓威可以說得上是推心置腹，倚畀至殷。翁婿之間福禍同當，苦樂與共，但是依然彼此尊重。俞鴻鈞一生所受的最大挫折，厥爲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九月以後，他在行政院院長任上時所發生的監察院彈劾事件，當時俞鴻鈞處於兩大之間，有口難言，心情極爲苦悶。平日家居，他也曾情不自禁，向他的愛婿繆啓威偶然提起自己所處的困境。然而他却每每才一開頭，便有所警覺的自動打住，而對繆啓威報之以一聲苦笑，懇摯坦率的說道：

「我向你訴說我的心中苦悶，憑空增加你的精神負擔、心理壓力，這是不公平的。我自己的遭運，應該由我自己默默的忍受。」

俞鴻鈞對於自己的弟妹、女兒、女婿以至外孫，經常鼓勵他們獨立自主，積極進取。對於他們的事業與前途，一向祇作勸勉與建議，而從不插手其間直接干預。在他的思想觀念之中，依賴父兄汲引，坐享富貴榮華不僅可恥，尚且喪失了人生最有價值的自由意志，以及奮鬥進取的精神。他鄙視不勞而獲，堅信「天下決無白吃的午餐」。因此之故，身爲他的胞弟如俞鴻潤、女婿如繆啓威、李福泰、李其昌，從他那兒只能得到身教與言教，鼓勵與建議。即使俞鴻鈞貴爲臺省主席、行政院長，即使他們幸爲他的部屬，也祇能作加倍的付出，不可能享有任何好處。

尤其是繆啓威，俞鴻鈞對待他這位愛婿可以謂之爲「愛之深則責之切」，而此一「責」乃是責成之責而非責備之責。大節如此，小道亦然。俞鴻鈞所加諸於繆啓威的教誨，往往是潛移默化而使其自覺自勉的，從來不曾做過長篇大論的說教。舉例而言之，則俞鴻鈞在出任臺灣省主席時，有一次繆啓威從菲律賓回國探望老丈人，俞鴻鈞非常高興，與沖沖的命繆啓威開車出去兜風。殊不料繆啓威久已不諳此道，技術難免生疏，在路上差點撞到了行人，把俞鴻鈞嚇得從座位上直跳起來。——這是在唯恐愛婿闖禍而過於擔心。然而在繆啓威下車致歉了事以後，俞鴻鈞却又面容平靜，一語不發，無形中在逼着繆啓威恢復信心，重操駕駛盤，然後又與高采烈的一路上直

跟他說些個當年趣事：俞鴻鈞在擔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的時候，因為市府並未派有司機，而由他自己擔任駕駛。當年上海外交酬酢頻繁，他那部公務車既老且舊，經常拋錨，因而不時的在熙來攘往的大馬路上拋錨停車，眾目睽睽下，高冠峨服、衣冠楚楚的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俞鴻鈞，身穿大禮服，手拿搖車棒，親自揮汗一搖再搖，搖得引擎發動，坐上車子再開的諧趣鏡頭，從而成為黃浦灘上的一景。俞鴻鈞風趣幽默，善於自諷，說得翁婿二人相偕大笑，重新恢復了驅車出遊時的輕鬆愉快心情。繼則停下車來，步入路畔小館，吃一碗他最喜歡的醃魚麵，拍拍肚皮，盡興而返。從那一天開始，繆啓威便自發自動，重習駕駛術，直到完全熟練為止。

### 香港總督份外尊重

俞鴻鈞在香港一住四年，是時吳鐵城在香港主持港澳黨部，俞鴻鈞並兼任委員，所以真正悠閑的時光相當有限。因為能者多勞，自古已成定論。人不找事，事亦找人。中央信託局在香港的工作人員，多為聖約翰大學前後期同學，為了聯誼起見，組織了一個名為「南尖社」的俱樂部。由於「南尖」和「納粹」英文譯音相近似，引起了香港總督府的注意。因而派出警察查抄，居然又查獲一座私用電臺，港府小題大做，從而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由港府開出了一張黑名單，以中央信託局職員凌憲揚為首，計達八十餘人，一概限令當日離境。——此一煌煌嚴令果若付諸實行，香港中央信託局勢將為之解體，停止工作。

俞鴻鈞眼見事態嚴重，唯有挺身而出與港府進行交涉，剴切說明此「南尖」非彼「納粹」，南尖社只是一羣青年同學、同事的公餘聚會之所，並無任何作用。OK俞夙具國際名望，總算獲得了港府相當程度的諒解。却是港府為了顧全威信，祇答應將限日離境的八十餘人核減為十一人。孔大公子令侃雖說已經看在俞鴻鈞的面上剔出「驅逐出境」的名單之外，但是仍須自動離港。與此同時，香港總督府還向俞鴻鈞提出一個反要求，從茲而後他們只認俞鴻鈞(O.K. Yui)，所有中華民國設在香港的各機構，無論收取或是拍發密碼電報，一律須經O.K. Yui簽字，否則加以扣留不准收發。就由於香港總督府這一個限制嚴格的規定，俞鴻鈞一躍而為我國駐港各機關的總聯絡人了。

由於香港政府唯獨對俞鴻鈞寄予信任，使他奉中央之命，代表我國政府，與港方接洽一應有關公務。以吳鐵城所主持的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也需要他的協助，其中還包括了任務重大，職責艱巨的對日偽從事政治作戰。至此，他每天都要渡海往香港皇后道滙豐大樓辦公，又是從早到晚，忙得不可開交。

四年期間，中央亦曾多次徵調俞鴻鈞返國任職。曾在滬滬會戰期中擔任右翼軍總司令的張發奎，時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駐守韶關，由於滬戰期間獲得俞鴻鈞不少的支援，通過中央殷殷請他出任秘書長。俞鴻鈞照舊還是婉詞謝絕了。因為，一來他深切以為由政而黨再及於軍，未免有點難譜；二則，他也是在恪遵他父親俞廷柱的庭訓：「外行的事情做不得！」

## 聖文 少年行 全一冊 曹志源 教授 著

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作者以優美的文藝筆調，對數十年來社會動亂，國家災難，戰時年幼從軍，軍中生活趣事，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評析。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錄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召喚、世界粗話大觀、名人當眾入睡趣聞等篇，篇篇精彩。三十二開本，二百五十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歡迎購閱，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